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良四

登仕郎 臣章 撰義

道經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注曰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臣義曰全於天者無待於外故絕學是非無涯妄知妄見分別無已故多憂學絕則無事於思慮完復其精神而不為聰明之役任其性命之真何適而不自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注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朝廷與大夫言不齋如此邊惡揚善唯恐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臣義曰唯阿善惡情妄所分相去無幾復何所較唯阿皆聲之所出也善惡皆性之

所起也聲之與性一也以唯為恭以阿為慢以善為是以惡為非皆屬乎妄爾遠觀玄同夫復何異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注曰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

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臣義曰無為體道物我兩忘何憂懼之有涉經世之迹則吉凶同患於民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不自異於人而憂樂與民同之也不畏所畏能無患乎

荒兮其未央哉

御注曰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唯達者知通為一
臣義曰事為之域情變萬殊相代相推無有終已擾擾之緒起於無涯荒乎其大無有央極唯冥於一者物我兩忘其情頓盡

而知通為一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御注曰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數繁外見之象眾人失性之靜外游是務如悅厚味以養口體如觀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從去道彌遠

臣義曰世故物變紛糾為緒日起無窮其求無際荒兮未央學道者深所厭謝惟體道者不累爾聖人經世而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而繼之以荒兮其未央則雖聖人猶以事為畏也眾人徇物失性離靜涉動而喪其自貴之至味至樂而耽逐於事為之末熙熙而不知其所以為累也故於外遊未徇自為得味而甘心焉故如享太牢自為得趣而娛心焉故如春登臺

我獨怕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

御注曰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疎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臣義曰：獨然忘我而遊夫性，初怕然無物而物未兆，朕故若嬰兒未孩，心致於一而未萌欲慮性，全其真而不見踈戚。

御注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垂者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臣義曰：乘理以適其事物之變而無係累，偏倚之嚮也。

○ 衆人皆有餘。御注曰：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貪生而慕利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臣義曰：衆人矜攬物，偽得其味，樂故有餘。我獨若遺。御注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臣義曰：聖人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御注曰：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故謂大智。臣義曰：大智者若愚，以其不用智而無以

知為故，渾乎至純而機心不萌，精一之至而與道默契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御注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倪于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 澹兮其若海。御注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臣義曰：性海湛然，深不可測，廣不可極，道之體也。此若昏悶悶則無所用智，物我大同，惛然若亡，悶然若鈍。

○ 飄兮似無所止。御注曰：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臣義曰：有物則有止，有止則有係而不能通，無物則無止，無止則無著而無所不至，道之用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御注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御注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臣義曰：人生於道，日構於物，喪其真性而不知返本，失其所自生而不知其所養，此所以貴求食於母，求於母則歸於道而復其性，食於母則養於道而全其真。

○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御注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臣義曰道妙於無因不可得而形容德繼

於道故道因德而後顯謂之德得於道者也德至同於初則復與道為一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御注曰道體至無而用施妙有所以為物

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見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

為物

臣義曰道之為物混成者也是謂無物之物恍者有象其象不可見惚者有數其數不可推

惚者恍者中有象焉恍者惚者中有物焉

御注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猶如大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妙

臣義曰恍惚者非有非無也由惚而恍中有象焉自無而入有也由恍而惚中有物焉自有而歸無也雷風水火為象為物自無而有自有歸無其成變化其行鬼神而還復至道故曰是謂道妙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御注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臣義曰精兆於天一為形生之本故繼於象物之後言之惚恍恍惚有象有物言道

之體也窈冥有精則萬物所生之始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御注曰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云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不去

臣義曰一而不離全乎天德真之至也一而不變其受命如響信之至也自古及今則無古無今其名不去所謂常名

以閱象甫吾何以知象甫之然哉以此

御注曰象甫之變日逝而不傳其精之真

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象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為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臣義曰物以美成謂之甫萬物之美遷易無常故象甫之變日逝而不傳也其精之真一而不離常存而不去故可以知象甫不常之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御注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

臣義曰無心於物忘形於我故能順萬物之變委蛇致曲而不與物連則物莫之傷而足以全生矣

枉則直

御注曰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臣義曰直將以求信也順物之枉而不自

有其直故內直而不失其正非枉已以求直也苟執己之直而不能順變非所以求信

窪則盈

御注曰無藏也故有餘

臣義曰窪則坎下而水之所鍾故常盈坎

小常盈而無藏故有餘

弊則新

御注曰冬閉之不固則春之不茂

臣義曰弊於冬新於春物理如此

少則得多則感

御注曰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

以支為旨則終身不解茲謂大惑

臣義曰道德性命不離於致一事物云為其來萬緒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御注曰其為物不惑則其生物不測惟天

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攝其精故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

臣義曰少則得乎性命之理多則惑於事物之變是以聖人抱一而不離於情體道盡性而玄同物我而為式於天下

不自見故明

御注曰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明

臣義曰自見者蔽於一曲不自見者合而為明

不自是故彰

御注曰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

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臣義曰自是者失人不自是者能任人能

任人則惟是之從而功顯業著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注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臣義曰自伐則滿假而人不與之為功

不自矜故長

御注曰書曰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

能

臣義曰自矜則耀榮而人不與之成能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人皆取先已獨處後曰受天下之

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

乎

臣義曰有已則有事忘已則物莫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御注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

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

為盈無充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

迹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

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

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臣義曰虛已以遊世致曲以應理順物之

變同於大順而不與物廷得道之全也不

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至於不爭皆

所以致曲也其明其彰其功其長至於天

下莫能與之爭可謂誠全而歸之也誠全

而歸之故可以保身盡年而不知其盡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御注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于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臣義曰希則疏於物而不與物偶者也故能獨立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自然則

無所因而然者也有所因人為也無所因天理也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注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泉形之自化雨以潤之任萬類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緣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臣義曰風以鼓散為化雨以潤澤為利其氣和其時應任萬物之自化自利爾故能長且久也飄風驟雨其氣勝其至暴傷二氣之和緣四時之令故物為之害天地為此且不能終乎朝日之久況人乎此所以

要復乎希言自然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御注曰希則無所從事無聲之表獨以性

覺與道為一而不與物共其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為難知為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延

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或倚于一偏或蔽于一曲道術為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為失歟

臣義曰道者物我俱忘太虛之中疑然獨覺而復於常無道且強名何所從事有所從有所事則離乎道而涉乎形器而為人

為之偽彼以道為難知難行故同之有得有失至於心苦思慮形勞拮据終身從事

後其天真而不知返故道德失三者認之為道屈已從事求其所同各得其得其所得也正歸於失不冥於希

信不足有不信

御注曰信則不妄妄見真偽以道為真以物為偽則於信為不足故有不信息施肆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速信不足故也

臣義曰道藏云無聲之表其希至真得於此者信之至也降於此信不足故也信不足則流於妄而達於道而下益不信皆失常性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政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注曰政者欲立跨者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臣義曰道有常也惟常可以復道政者跨者不立不行則失常矣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注曰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眾故不彰有甘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

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臣義曰能忘者忘已且忘人也忘此且忘彼也無所不忘而在道故能明能彰能有功能長苟有已而不能忘至於色泰志淫

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行之贅物之棄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御注曰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故有道者不處

臣義曰不能虛心集道而自盈於物假忘其性分之常益其餘贅之有物或惡之此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御注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臣義曰謂之物者見乎恍惚混然而成是道之為物也混然冥一成焉不虧道體之

全生天生地天地之所本也

寂兮寥兮

御注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已

臣義曰不涉於動者靜之至不交於物者一之至

獨立而不改

御注曰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臣義曰不與物對凝然而立於獨自古以固存故曰不改

周行而不殆

御注曰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臣義曰道為萬物之所共由而物無非道則道無不在故曰周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

御注曰萬物恃之以生

臣義曰謂之有物道之有名也有名故為母萬物所由以生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御注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為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臣義曰道體常無名以其無不通也故字之以道以其無不周也故強名之曰大

大曰逝

御注曰運而不留故曰逝

臣義曰大而無所不往故也

御注曰應而不窮故曰遠

臣義曰逝而不已故應而不窮

遠曰反

御注曰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徧覆包含而無所殊易

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易所謂以言乎適則靜而正也

臣義曰逝不已故遠遠則必反反則歸復於道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注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臣義曰天地之覆載冒於道也王位於兩間輔成天地之宜以育萬物天統地道統天莫大於四者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御注曰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道之人道於是為至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臣義曰道物物而非物於物也謂之有物道之中體也故與天地王皆未離乎域中之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御注曰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臣義曰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自然者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非道之全也惟道出而應物故下法焉四者各有所法非有先後亦莫知其所始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

御注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為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為躁君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解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臣義曰重能任輕而輕不足以任重故重為之根而輕可舉夫靜能制躁而躁不足以制靜故靜為之君而躁可定矣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者言無時而不重也豈可輕有云為哉重則難動難動則慮一慮一則周周則無殆於事輻重行者藉以自給故不可離也內重則物輕矣故耳目之欲不能亂貴勢不能搖死生不能變故雖履畏塗復何所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注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臣義曰樂物者悅外故心馳於榮觀恬養者凝和故身寧於燕處故雖有榮觀曾不如超然於燕處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臣義曰人君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注曰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臣義曰重靜則有制而君臣之道得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御注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臣義曰不行而至者善行也道自行於天下而我無為也故無轍迹至德之世不尚

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神化不知何迹之有

善言無瑕謫

御注曰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故無瑕謫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於成變化惟聖人為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瑕迹之可尋言無瑕謫之足累

臣義曰不言而論者善言也不言故無瑕謫聖人收聰明於流續而寄視聽於天下恭已南面而事遂於百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善計不用善算

御注曰通於一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善算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臣義曰冥於一致循天之理彼授授萬緒了然能應何假善算計之善也

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

御注曰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臣義曰收視反聽歸休龍明神與氣復氣與道會善閉於在我者如此止邪於未然

絕惡於未萌俾不肖之心無自而生善閉於在物者如此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御注曰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臣義曰上以至信結天下而天下足於信至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孰能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注曰善者道之緼冥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淡寂常之性而日淪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為以神化天下本五善以致用救人於未病救物於未傷且不示其救之之迹而民亦莫知其何力於我

各安其生而已

是謂襲明

御注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先矣而不耀

臣義曰我不示其所以而人莫知其然故襲上之五善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注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臣義曰有善而後見人之不善故善人為不善人之師有不善然後見人之善故不善人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御注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

臣義曰善惡明而情偽起天下始不勝於治故無貴愛然後善惡兩忘彼是一實而玄德全矣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御注曰道之要妙不觀象善無所用智七
聖皆迷無所問澄義協于此
且義曰有知則有物而不知無物之妙雖
曰智於道大迷道妙本此故謂之要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

道經

登仕即臣章去撰義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賂為天下賂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御注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
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
往資焉而不置故為天下賂賂下而流水
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
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
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
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且義曰雄以陽故動而剛雌以陰故靜而
柔夫動則嚮於有為靜則本乎有守動而
不失其靜故知其雄而動以時也惟靜可
以制動故其守在雌而不以剛勝雌靜而
下人故為群動之所歸如彼賂者納流資
物不見其之德至有常一而不離靜之至
也復歸於嬰兒者德復同於初矣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或復歸於無極

御注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
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
是則是倘樂推而不厭故為天下式正而
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
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或復歸於無
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
為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
德之見于事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于
道不可致也

且義曰白之為色未受采也照以天光照
然而明黑之為色不可變也復乎玄冥然
然而冥故黑在所守而白不可不知也知
白而守黑則虛己而不自用其明致一而
有以契乎道以是為式久而不差知彼寒
暑天運不或故復歸於無極謂之有極則
不離乎中謂之無極則無所不至無所不
至復乎道者然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